

舊墨五記

旧墨五记

文学家卷 下编

方继孝 著

许杰 陈翔鹤 沈从文 梁实秋 赵景深 台静农 阳翰笙 孟超 风 梁宗岱 冯雪峰 钟敬文 蒋 蕪 巴 金 罗念生 叶公超 刘大杰 沙 汀 艾 芜 丁 玲 浦江清 楼适夷 臧克家 冯至 施蛰存 李广田 谢冰莹 吴伯箫 张天翼 陈伯吹 邵荃麟 赵树理 萧军 周扬 周立波 陈士 秦瘦鸥 吴组缃 靳以 柯 灵 萧 乾 曹 禺 钱锺书 李长之 艾 青 徐懋庸 吴 姚雪垠 蒋牧良 金 人

旧墨五记

文学家卷 下编
方继孝 著

K825.4/103

:5

2009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旧墨五记·文学家卷·下编 / 方继孝著. —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4

(“旧墨记”书系)

ISBN 978-7-5013-3790-3

I. 旧… II. 方… III. ①名人—手稿—鉴赏—中国—近代~现代②文学家—生平事迹—中国—近代~现代 IV. J292.112.8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4484 号

旧墨五记——文学家卷(下编)

方继孝 著

责任编辑 王燕来

出版发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100034)

电 话 010-66136745 66175620 66126153

E-mail btsfxb@nlc.gov.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20

印 张 12.5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3-3790-3

定 价 48.00元

《旧墨五记》谈

孙郁

现在的青年，不要说民国年代的文物了解得少，即便是五六十年代的旧迹，也看得不多了。有一次我与一位年轻的朋友谈“文革”年代的家事，他竟瞪着眼睛：有这样的什么事？真是未曾料到的集体遗忘。而这时我就想起巴金先生，他的建议成立“文革”博物馆，也缘于此是自然的了。

要感谢方继孝这样的有心人，留下了远去年月的无数墨迹。《旧墨五记》都是作家的手稿，可看可叹的东西竟那么多。这是一个没有主题的文献汇编，读后也有各类相反的感受，欣喜与悲伤的旧影都有，就像回到前辈的生活里，随其哀而哀，同其乐而乐。现代以来的作家，类型庞杂，各有其色，那个多致的存在才显示了固有生态的可爱。不过读这些文人的手稿，给我重要的印象是，不管是超然的沈从文、梁实秋、梁宗岱，还是左翼的冯雪峰、丁玲、楼适夷，大家都在乱世之中，心绪多是含着许多的暗影，静静地躺在象牙塔里，谈何容易。本书的许多资料颇为珍贵。《冯雪峰与“两个口号”的论争》，第一次揭示了一段历史的公案，左翼文人内部分歧的要点，在此找到根据。鲁迅与左翼之关系，也清晰了许多。现代文学在根本层次上讲，是文艺与政治的纠葛，鲁迅之外，巴金、胡风、沙汀、萧军，何尝有过“唯艺术而艺术”的时候？在死亡、专制、惊恐之中，文人们如有良知，也要睁着眼睛看世界吧？自然，文人与政治，并非都是传声筒的关系，还有哲学与审美的复杂穿梭。晚清之前的士大夫，要么入世，要么清流，没有别的路可逃，五四之后大变，入世者亦有厌世的时候，归隐者亦骚体讽吟，都不那么陶然。台静农晚年以书法闻世，似乎是个隐士，可你看他谈汉魏的文章与书法之作，就有些隐笔，说其乃乱世之怨语也是对的。梁宗岱本来乃唯美的批评家、诗人，可偏偏与胡适不合。不要以为唯美的诗人都欣赏胡适，自由主义阵营，亦兵分多路，彼此的差异很大，只有回到历史的语境，才知道一些史学家有时的判断值得斟酌。

人各有己,文人的风流倜傥之外,还有鲜见于人的另一些因素。细细考量,不禁也有这样的感触:就文学史而言,实在也该有别样的写法。

在方氏的藏品里,“文革”前后的文献颇多,也是我喜欢的地方。罗念生与知堂的关系,史家说了许多,这里就有了印证。邵荃麟、赵树理、周扬、张天翼的文字,好像都可以注释昨天的动荡的生活。在苏俄文化余荫下的中国作家,除了与敌人战,还要与同行者战,最后是自己与自己战。那是一个相信绝对理念的时代,日常生活也逃不出类似的语境。像赵树理这样的人,如果不是被政治风暴吞没,其光泽不知要多于别人几倍,这种奇才的苦楚之路,书写着文学史的悲歌。他们那一代人,都有自由无伪的气质。然而乱世之中,畸形地生长,遂被俗云遮掩,看到那些不安定时期的笔迹,我们多的只是一些沉重。

一百年间的文人,被外在力量裹挟着前行,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自我的定力与外力之争,便有了左中右的群落。5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只青睐一种形态,到了80年代才有了多样的叙述。钱钟书、张爱玲等人也不再

是陌生的存在了。文学其实有一种生态,每一种类型的作家都可在特定的语境中抵达精神的高地。自然分量有别,高低不同,可是高峰下的深谷,也未尝不是一种景观,有时甚至亦有迷人之处。方继孝的书,是个聚宝箱,各类人物在此登台,虽只是片影与余声,却让我们触摸到了生命之躯。在最困难的年月,许多文人保持了自己的个性,有的在挣扎里闪现着智慧。磨难出诗人,这大约是对的。但太多的磨难却使我们失掉了美丽的东西。自司马迁以来,杜甫、曹雪芹、鲁迅等无不是和黑暗抵抗的人。如此说来,文人的重量,有时不在于言辞的美丑,而是能否承担苦难的问题。人类从未在仙境里存活过,那些神话与童话不过抚慰我们的幻影。我在惊异于那些美丽的字迹的时候,有时也想到一代代文人直面灾难的表情,他们的爱与忧伤,失去梦的泪水,却滋润了文明的土壤。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如此,东方亦如此。前人遗产里给后人留下的大多是类似的隐喻。读史与读人,在我们这个国度,有时并不轻松。

2008.10.24 下午于小汤山

目次

序 孙郁 / 1
许杰的小说创作 / 1
陈翔鹤对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 / 5
沈从文与章草书法 / 12
梁实秋的散文及雅好 / 16
赵景深谈北方曲艺形式的革新 / 21
台静农与鲁迅、陈独秀的友谊 / 27
阳翰笙平和低调的一生 / 30
孟超的未发表的文和诗 / 34
胡风的“代人”催要稿费函 / 44
梁宗岱卓立特行,耿介自负的性格 / 48
冯雪峰与“两个口号”的论争 / 53
钟敬文与民俗学研究 / 60
蒋彝旅居海外的成就 / 64
巴金《新声集序》与致长简书 / 69
罗念生与古希腊文学 / 73
叶公超多姿多彩的人生 / 77
刘大杰怀念恩师的诗 / 84
沙汀抗战时期的创作 / 89
艾芜和他描写平民生活的书 / 95
丁玲与《我在霞村的时候》 / 98
浦江清与《顾炎武》 / 102

楼适夷与人民文学出版社 / 109
臧克家的从军经历和以诗为伴的
人生 / 113
冯至的新诗创作和学术研究 / 119
施蛰存与“新感觉派”小说 / 124
李广田与贺敬之的“文字交” / 130
谢冰莹请辞“中国文艺协会”
理事函 / 135
吴伯箫的散文创作之路 / 138
张天翼和儿童文学创作 / 143
陈伯吹的童话世界 / 146
邵荃麟与中国的文学事业 / 150
赵树理在京城短暂岁月 / 156
萧军的“大炮”性格及其故事 / 161
周扬的“另一面” / 165
周立波和《暴风骤雨》 / 169

陈白尘不与世人争风光 / 174
秦瘦鸥与《秋海棠》 / 182
吴组缃的耿介人生 / 186
靳以在抗战时期的文艺活动 / 191
柯灵——自学成才的作家 / 194
萧乾与中译本《尤利西斯》 / 197
曹禺的“戏剧”人生 / 200
钱钟书致“郑振铎遗集委员会”函 / 204
李长之与文学批评 / 210
艾青和他的诗 / 213
涂懋庸与鲁迅 / 217
吴强与《红日》 / 224
姚雪垠与《李自成》 / 228
蒋牧良小说的题材与风格 / 233
金人与他的翻译情结 / 236

许杰 的小说创作

风格有如人格，文心通向天心。广阔胸襟师造化，精明慧眼效苍鹰。探索追寻标的：曰善，曰美，曰真。出发在人生，归着在人生。

此帧书法乃许杰先生 90 高龄写录旧作《文论小令》以赠谷苇先生的。许先生生于 1901 年，离世于 1993 年，这是他离世前三年所书，可谓弥足珍贵。这帧书法曾被收录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百年文人墨迹》中，后经沪上友人协助，入藏敝斋。并时时悬挂书房，以为座右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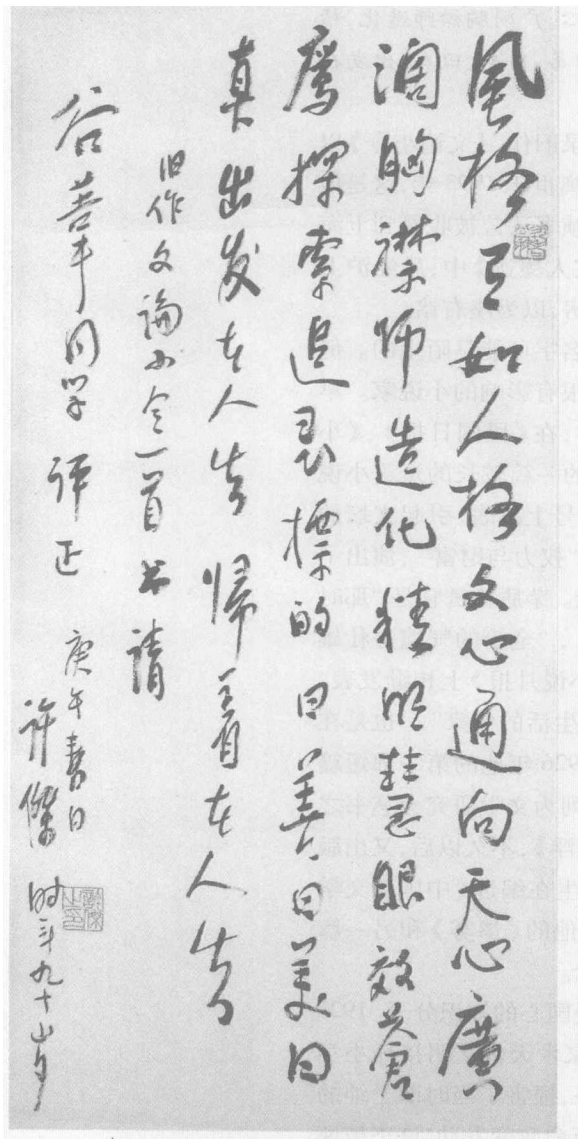
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许杰先生的名字可能是陌生的。但他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确是个很有影响的小说家。早在 1924 年，许杰在宁波、上海任教时，在《民国日报》、《小说月报》上连续发表作品，其中他的一篇较长的短篇小说《惨雾》在《小说月报》第 15 卷第 8 号上发表，引起文坛的瞩目。《惨雾》描写两个大家族为了“权力与财富”，演出了一幕悲壮而又残忍的聚兵械斗的场景。茅盾称赞它是“那时候一篇杰出的作品”，“结构很整密”，“全篇的气魄是壮雄的”。以后，他接连有多篇小说在《小说月报》上相继发表，使他成为当时“成绩最多的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家”。也是在那时他被吸收为文学研究会会员。1926 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惨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同年，许杰先生还出版了一本《漂浮》，不久以后，又出版了《暮春》和《火山口》，后来茅盾先生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时候，选入了他的《惨雾》和另一篇作品，并在《导言》上作了推荐和评论。

许杰先生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知识分子。1927 年春天，北伐军光复浙江，许杰回到家乡天台文明接任小学校校长兼省立第六中学小学部主任职务，损害了当时旧士绅的封建传统势力。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动，许杰被诬为共产党，遭到拘捕，后经人保释后潜回上海，编辑《互济》

许杰

许杰(1901-1993)笔名张子三。浙江天台人。青年时就读于浙江省立第六、第五师范学校。1922年编《越铎日报》的《微光》副刊。1923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开始发表小说。1926年出版代表作短篇小说《惨雾》。1927年起先后任教于浙江天台县文明小学、上海泉漳中学、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浙江宁海中学。1928年到吉隆坡任华侨报纸《益群日报》主编,创办《枯岛》文艺副刊,提倡“新兴文学”。1930年回国后任教于中山大学、安徽大学、暨南大学。

解放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华东师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曾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顾问及上海鲁迅学会主席、上海写作学会会长。



许杰手书《文论小令》条幅

杂志,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

1928年春,许杰先生到浙江宁海中学任教务主任时,结识了时任宁海县教育局局长兼教宁海中学课的柔石。同年5月底,因亭旁乡农民暴动失败,学校被解散,一片白色恐怖,许杰与柔石逃离宁海,回到上海。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相当厉害,许杰不得已避往马来半岛吉隆坡,担任华侨《益群日报》总编辑,利用副刊《枯岛》和《南洋青年》,宣传中国新文学运动,团结和培养了一批华侨和土著文学青年;并创作了以南洋华侨反帝斗争为题材的小说和散文,被誉为“国语之父”。由于写了上百篇揭露殖民主义罪恶的社论,多次被华民政务司传讯,遂于1929年11月辞职回国。此后几年,执教于上海建国中学、广州中山大学、安徽大学、暨南大学等校。在此期间,他连续写了几篇以南洋生活为题材的南洋漫记,后题名《椰子与榴莲》,由现代书局出版。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第三次徵文評選卡片(正)

類 別	知 記
編 號	56
題 目	琼英的路
評 分	80

附加意見：

叙事多於描寫，很容易
使短篇小說，發生鬆懈的感
覺；本文即在描寫的技巧，就
受這種影響，減色不少。
其次，本文在流尾上，指出
不正確的人生和社會的方
向，亦頗令人慨嘆！

評選委員

(簽字)

評條

註：(1)附加意見，認為有八十分者請填寫

(2)請於 月 日以前閱畢專人來取

许杰先生为《琼英的路》写的附加意见

“八·一三”事变后,许杰应聘回故乡任大公中学校长,并主持“县政工人员训练班”,培养抗日干部。也就是在抗战爆发前的一些日子里,许杰把过去写的一些小说,汇编起来,题为《许杰短篇小说选》,约计40万字,列为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之一,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后,由于抗战爆发,这部小说集的纸型虽已排好,但却一直拖到抗战胜利后才出版问世。

在八年抗战中,自1939年8月以后,许杰辗转于广西、福建、上海等地,教学之余,继续从事文学创作,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

建国初,许杰先生被聘为复旦大学教授,翌年秋调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先后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常委,是师大民盟负责人和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多次受到冲击,被迫退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错案得到彻底纠正,恢复教授职称。已80高龄的许老先生,老当益壮,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勤奋笔耕不辍,陆续出版了散文选集、短篇小说集和文学论文集,研究鲁迅散文诗的《〈野草〉诠释》和回忆录《坎坷道路上的足迹》也相继问世。

陈翔鹤

对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

陈翔鹤是“五四”以后最早的文学社团之一“沉钟”社的发起人之一。沉钟社成立于1925年秋，它的前身是1923年3月成立的浅草社。1925年浅草社停止活动后，沉钟社则正式树起了旗帜。1936年鲁迅在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共选了浅草社与沉钟社成员中的小说17篇，其中便有陈翔鹤所写的《See!》和《西风吹到了枕边》。

陈翔鹤向往进步，追求真理，1938年在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地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他在文艺界尤其在文协成都分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团结和组织了许多文化界人士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那时流落成都的进步作家张天翼、陈白尘等，均得到过他的保护、援助。

1947年，陈翔鹤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他接受地下党的安排，单身一人离开险地，隐蔽起来。全国解放后，大概是1953年他从四川调到北京，先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工作，筹办并长期主编《光明日报》的副刊《文学遗产》，使其成为中国研究古典文学的重镇。此副刊也成为毛泽东最喜欢看的读物。后来作协的古典部撤消，《文学遗产》也改成刊物归属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陈翔鹤先生便也调到“学部”文学研究所去了。他在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兼主编《文学研究集刊》。

谈到陈翔鹤先生主编《文学研究集刊》，不能不提到曾使陈翔鹤先生出过一身冷汗的一件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在当年《文学研究集刊》编辑部写给负责《文学研究集刊》出版发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公函中有所阐述：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所在贵社出版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闻已在新华书店开始发行，但经了解，其中吴世昌先生的

陈翔鹤

陈翔鹤（1901-1969）四川重庆人。1922年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与林如稷、陈炜谟等人组成浅草社；1925年与冯至等组成沉钟社。1927年以后在山东、吉林、河北等地任教，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建国后，任中国作协理事，主编《文学遗产》，写有历史小说《陶渊明的挽联》和《广陵散》。有《陈翔鹤选集》。

《残本脂评〈石头记〉的底本及其年代》中提及的“柳存仁”（见《文学研究集刊》232页），又名“柳雨生”，是大汉奸周佛海的部下，是个汉奸文人，日伪时期出席过东京和南京召开的大东亚文学家会议；负责过汉奸刊物“疯雨墨”的主编，抗战胜利后逃往香港。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在吴文中提及“柳存仁”，会产生不良政治影响。我们要求将《文学研究集刊》暂停发行。

此事因由我们一时失察，过咎应由我们负责。惟不能不麻烦你们，因此深感不安耳。

文学研究集刊编辑部

1964年7月13日
实际上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学术上的问题，如果出现在今天，是再正常不过的

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用箋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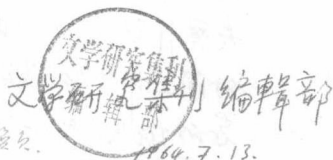
我所在贵社出版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闻已在新华书店开始发行，但经了解，其中英世昌先生的《残本脂评〈石头记〉的底本及其年代》中提及的“柳存仁”（见《文学研究集刊》232页），又名“柳雨生”，是大汉奸周佛海的部下，是个汉奸文人，日伪时期出席过东京和南京召开的大东亚文学家会议；负责过汉奸刊物“疯雨墨”的主编，抗战胜利后逃往香港。

《文学研究集刊》编辑部致人民文学出版社函（一）

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用箋

根據以上情況，我們認為在吳文中
提及柳存仁，會產生不良政治影響。
我們要求將《文學研究集刊》暫停發
行。

此事因由我們一時失察，也應由
我們負責。惟不能不麻煩你們，用此
淒感不安耳。



通知貴所收回原稿。

82.64.14

5m

《文学研究集刊》编辑部致人民文学出版社函(二)

了。但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个路线问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作为刊物的主编陈翔鹤自然很紧张。这一点，在文学研究集刊编辑部的公函发出两天之后，他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许觉民先生的信中表达的很清楚：

觉民同志：

在“文学研究集刊”232页上，那位作者竟将汉奸文人“柳存仁”（即柳雨生）的名字写了上去，我们也因失察而至出版后内部送书始被发现。因此这本刊物须于改正该第232页后方能发行。至于如何改正，本已同石如芳同志商量妥当，惟时间上石如芳同志认为非三、五个月方能完成。此事本因我们失察引起，责任应由我们自负。惟在时间上希望能得到你同石如芳同志的协助，务恳设法早日办妥，不必等到三、五个月。如果再须三、五个月，则为时太久，文章会失时效，而我们编辑部所负罪咎就会更多了！

务希得到你的鼎力，加以帮助。

专此即致

敬礼！

陈翔鹤上

7月15日。

因此事，给陈翔鹤先生及编辑部带来麻烦是肯定的。根据我的判断，那位在《残本脂评〈石头记〉的底本及其年代》的文章中，提到汉奸文人“柳存仁”的吴世昌先生也一定有了麻烦。

新中国成立后，陈翔鹤先生主要研究古典文学并主持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但他仍未放弃创作，有时也写点短篇小说。据家藏的1962年5月作协办公室对于41位作家的创作、生活、学习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访问或写信了解后整理的摘要，有一段是访问陈翔鹤先生情况的记录：

最近去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了解古典文学研究情况。希望作协组织作家观摩戏剧、电影。他说他已经有一年来看到京剧，特别是各地来京演出，有些表演艺术水平高的（像高盛麟、盖叫天），根本买不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用笺

晓民同志：

贵“文学研究集刊”见报后，来信
你以是持汉奸文人“柳存仁”（即柳雨村）
的名字写了上去，我们也因失察而至。
出版社内部运书始被发现。因此这
本刊物限于改正该232页后方可发行。

已于何时改正，本已内石为芳内石高
量商量，惟时间上石为芳内石认为非
三、五个月方能完成。此事本因我们
失察引起，责任应由我们自负。惟时
间上希望能够早日办妥，不
必等到三、五个月。如果再次三、五个月

陈翔鹤致许觉民书札（一）

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用箋

月,别为时太久,文章会失时效,而我们的编辑部所欠罪恶就会更多了!

希望得到你的能力,加以

帮助。

李以印致

致礼!

陈翔鹤上

7月15日

陈翔鹤致许觉民书札(二)

到票,就是北京的杜近芳,也只是在会议上见过。从未看过他的戏。据说苏联有一种规定,每个工作人员,每年都能有二三次机会观摩国家剧院的演出。如果作协组织观摩有困难,也可以采取代买戏票的办法。准备写一个关于晋朝嵇康的短篇。

陈翔鹤先生“准备写一个关于晋朝嵇康的短篇”的计划,不久就实现了,小说的名字叫《广陵散》,写的是魏晋易代之际,嵇康与吕安在曹氏与司马氏两家争夺权势的斗争中被残酷杀害的故事。小说主要塑造了嵇康这一刚直人物的形象,嵇康并不愿意争夺权力,他崇尚自然,迫切地渴望避开名利场,然而他最终却成为无谓的牺牲品。这样,小说在多样的冲突中充斥着对生死问题的思考,更吸引人也更加深刻。《广陵散》的“附记”中则写道:“像嵇康、吕安这样的人,如果生在今世,我们不难想象,是要在作家协会或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中才能找到他们。”

陈翔鹤先生对魏晋六朝文学向来喜好，尤其对陶渊明、嵇康等深有研究。在写《广陵散》之前的1961年，他已经完成了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的创作。对陈翔鹤先生来说写点历史题材的小说是顺理成章、驾轻就熟之事，但陈老做事向来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从事创作亦然。历史小说他久未为之，因之材料的收集、酝酿、构思均极谨慎，也没少费工夫。例如，晋代的服装究竟怎样，他是请教了他早年的老友挚友、作家，中国古代服饰专家沈从文先生的。从文先生在他的手稿上加了不少眉批，写下有趣的具体建议，他吸收了。不久，陈翔鹤先生写成了他的第一篇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

《陶渊明写〈挽歌〉》，写的是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小说从陶渊明到庐山东林寺看过念佛法会写起。当他“见识”到慧远法师对香客们那种“近于傲慢、淡漠而又装腔作势的态度”，香客们乃至一些所谓的知名之士对慧远和尚那种盲目崇拜的神情后，陶渊明决定，以后不能再去东林寺了。由此，陶渊明对世俗世界以及生死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他想到：“这些和尚真作孽，总是想拿敲钟敲鼓来吓唬人。最可笑的还有刘遗民、周续之那一班人，平日连朝廷的征辟也都不应，可是一见了慧远和尚就那样的磕头礼拜、五体投地！是不是这可以说明，他们对于生死道理还有所未达呢？死，死了便了，一死百了，又算得个什么！哪值得那样敲钟敲鼓地

大惊小怪！佛家说超脱，道家说羽化，其实这些都是自己仍旧有解脱不了的东西。”接着，小说内容转回到陶渊明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清新的语言中凸显出陶渊明的性格，使陶渊明在经历诸多事情后自然地进一步思索生死问题，然后在秋夜里写下《挽歌》和《自祭文》。可以说，陈翔鹤在这篇小说中不仅成功地塑造了陶渊明的形象，深刻地刻画出陶渊明的性格。而且，陶渊明厌倦名利、崇尚自然以及对生死的思索中，正有着陈翔鹤的影子。全文皆贯穿着对生死的思索：“关于生死的看法，……我在《归去来辞》里面说过的那两句话，‘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慧远和尚再想同我辩论也辩论不出个什么道理来。他写过一篇《形尽神不灭论》，我也写过三首《形影神》诗来回答他。我主要的意见就在‘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四句当中。尽，就是完结。凡事有头就有尾，有开头就得有个完结。这不是很自然的吗？何况人活在世上又多么的不容易啊。”“他从‘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起，在心内一直默念到‘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止，本来这三首诗写到这里，他认为便可完结了的，可是庐山法会的钟鼓齐鸣，慧远和尚在会上的那种淡漠自傲和专门拿死来吓唬人的情景，蓦地又在他的脑子里闪现出来了。‘嗨，不能够这样就算完结，还得同慧远辩论下去。再在这篇诗里面表示一下我对于生死大事的最终看法